

善用小學全日制 促進快樂學習

關卓凌

本港一般小學的時間表，午後還要上不同學科的導修課，追趕學業成績。有研究顯示，學業壓力影響學童的精神健康。在主流教育體制的夾縫內，可以怎樣回歸教育的真正意義？原來革新的方法可以頗簡單，利用下午時段增加活潑生動的體驗式學習便可。真正的挑戰來自改造教師心態。本港的師訓課程，長期忽略靈活的思考和體驗訓練，教育局雖然強調「求學不是求分數」，實際卻反其道而行。本報走訪了兩間小學的校長和教師，聽取他們另走教育蹊徑的心得。

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（堅樂二）和亞斯理衛理小學都是津貼小學，兩校不約而同利用小學午飯後的課堂時間進行教育改革，拋開課本，實行體驗式學習的LBD課（Learning by Doing），用意是以學生學習為本，讓他們通過實際體驗，在自己動手參與活動中學習。

先看堅樂二——學生們喧鬧的聲音充斥班房，只見導師們默默巡視，沒有叫他們安靜。學生分成三組，每組面前有一個大背包，原來今堂他們要學如何執拾露營的背包，他們正商議和合作，把物資全部擠進背包裏。時間一到，導師宣布「夠鐘！」學生很快便安靜下來，乖乖坐在地上聽導師講解執拾背包的原則。

堅樂二的午後課程是「Peer Time」、「Fun Time」和「感創造大本營」，在競爭激烈的香港，竟然花寶貴的課堂時間玩樂而不是做練習？「開住！不是玩，是另類學習。」校長蕭婷認真地澄清。「Peer Time」是小休，鼓勵同學一齊玩、「Fun Time」和「感創造大本營」皆是LBD體驗式學習。

堅樂二的「感創造大本營」由賽馬會撥款支持，另外又與校外機構「教育大同」合作，邀請不同專長的非牟利教育機構，與校內老師一起教授課程，如前面提到的露營課，便是由「山與海」的導師授課。LBD課還有其他範疇如視藝、攝影、廚藝等。這些學習沒有考試，因為不想用與學術評估一樣的方式去量度學生，所以即使學生無法完成所分派的工作，他們仍然會被導師接納。

蕭校長給記者講解這種課程的教育理念：「通常，課室管理有問題，學生不聽書、搗亂、聊天或睡覺，其實是因為他們無法投入。



梁騰威攝

堅樂二校長蕭婷相信，體驗式學習有利於燃起學生自發學習的興趣。

但如果你給他們創作的機會，他們其實可以投入，有專注力。」

蕭校長深信，教育之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，「知識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其他如人際關係、溝通和解難等能力，傳統（教育）很難給予。」為此，先要燃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，學習才有效率 and 意義。出於這信念，她大膽推行LBD課。

教師不需要有標準答案

校內問卷調查顯示，學生和家長都非常喜歡體驗式學習，有八成家長支持這種學習模式。然而課程對老師反而是個大挑戰。由於堅樂二只有九年壽命，僅為應付觀塘區學額急升而開辦，是故沒有傳統包袱也沒有將來，蕭校長能夠放手改革。

蕭校長坦言希望堅樂二能成為「Teacher's lab（教師實驗室）」，訓練有LBD教學經驗及理念的老師，藉此慢慢推動教育界改變：「老師在適應LBD課的過程有很多掙扎。他們覺得，我之所以是老師，是因為我認識的比學生更多，要餵給學生。但現在強調要動手一起

做，老師不懂便一起學。這令老師一開始覺得沒有安全感。」

例如，歐陽麗萍在主流津貼小學已有十年教育經驗，但在堅樂二這兩年，她一直以來對教育的理解受到徹底挑戰，她說：「傳統老師接受的訓練，需要學習的技能是寫課堂規劃，然後跟着做。師範學校的要求，是老師寫了問學生的問題，然後要有預期的答案。」此外，「以前受訓，課堂上老師與學生發言的比例是8：2；現在老師講得愈少愈好。以前我們認為學生是透過聆聽學習，現在發現原來做過才深刻。」歐陽老師又指，傳統上，教學的信心建基於老師本身擁有該技能或知識，但LBD所教的連老師也不懂，這對她來說非常困難。

要有標準答案這種觀念，其實早在師訓之前已開始培養。「山與海」導師李銘揚憶述他於浸會大學修讀教育文憑的經歷：「不少同學覺得，沒有必然答案的問題便等於有用。他們有疑難，會希望用最快速的方法解決，希望老師給予標準快捷的答案，不珍惜思考的過程，更沒有體驗式教學的經驗。」原來，表面上，專上教育雖然有更多思考空間，但老師本身也是填鴨式教育體系內的產物，從小學開始便被訓練成習慣有標準答案的人，而且懂得考試，切合制度需要，到大學時，即使有空間也無法善用，未必明白考試以外的學習方式。

老師要放手 信任孩子能力

教育大同創辦人張惠侶便指出，老師的困難在於不習慣未知之數，因為LBD課堂內容隨時改動，又難以評估成效，而傳統方式可以即時評估，或有課程進度，「以前老師是不可以錯的，錯了便會被投訴或嘲笑。」傳統方式也不容許學童從錯誤中學習，一有錯便會直接指出學童錯處，因為這樣方便快捷，在課程緊迫的情況下，老師寧願花時間多做幾本練習。而LBD的好處，是教師「現在可以更自由，原來在小孩子面前錯也是可以的。」這就如蕭校長說：「體驗式學習可能看起來只是一事無成，但過程比結果更重要。」

LBD將學習的責任回歸學生身上，顛覆了香港主流教育的預設思維。蕭校長認為老師對學生有很多假設，「覺得他們不懂，不會，



梁騰威攝

不聽，因此要給他們很多步驟，直接生自己的責任。」她指教育界雖然提倡學習，但老師不放手，很操控學生：「例師很少預告下一堂的課題，讓學生回家反而怕學生知道課題後，不聽老師講書

堅樂二堅持推行LBD，連頗感吃力也漸漸看到這種教育法的好處：例如反映，一些學生在上午對着書本學習時不大；一到下午，突然很投入LBD課明學生並非不喜歡學習，而是需要對的方式，才會引起學習興趣。歐陽老師介紹視藝課為例：「一班同學分三組，初時一組所做出來的產品會一樣，十堂後才原來結果非常不同！導師在過程中看到不同的特質，因而改變指導的方式，讓他們同的取材，弄成不一樣的作品，很精彩

學校須予老師空間改變

亞斯理衛理小學同樣推行LBD課，校長林德育也很自覺地利用小學全日制的他銳意改革學校時間表，讓每個星期五上LBD課，星期三提早一時半下課，把外活動讓學生參與。林校長指出，這才制應有的功能，而不是把所有課時用來「老師若然拿捏得準，知道教學目的是這些體驗式的學習其實也有幫助，能夠生的學習興趣」，「把原本的課程濃縮花那麼多時間教課本上的知識。當學生收得好，教完後便應該學習到，不用再的時間操練。」林校長重視全面培養學素，例如價值觀，溝通技巧等：「這些外活動中學到，而非書本上的知識。」

亞斯理衛理小學沒有與外間機構合校的LBD課需依賴老師帶領，因此老師須在空間思考LBD和學科的教學內容

亞斯理衛理小學每周五下午設定為LBD課，實行體驗式學習。





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讓學生在午後課堂中拋開書本，接受另類教育。

要，例如減少原本學術導向的課程，騰出星期三下午，讓老師有空間備課；給予老師自主空間、信任老師剪裁教材；老師不懂，便邀請校外專家來觀課，幫忙備課，給予專業意見；讓老師獲得應有的稱讚，例如轉發家長對學校的讚許，讓老師看見學生有得着，有成功感。林校長說：「老師最緊要願意嘗試改變，心態最重要，之後再找方法，然後有恆心繼續做。」

教局政策形成師訓單向死板

翻查教育局的小學全日制指引，寫明「由於有較長的上課時間，學校可更靈活地編排時間表，把教授核心課程、舉行聯課活動、提供輔導服務、小息和午膳等時間作合理分配，從而在校內培育一個互相關懷而開放的學習文化。」

指引又鼓勵教師「利用增長了的上課時間，為學生安排課外參觀和實地考察、舉辦聯課活動、提供輔導服務及進行輔導教學」，更建議每天有兩個小息，每次為時約20分鐘。乍看起來，小學似乎有很大的自由度，不過，只要隨便拿幾間主流小學的時間表一看，便知指引只是虛有其表。

雖然指引鼓勵教師多種形式的教學法，但現實中，很多時是老師先預備好教學內容，單向地傳講給學生，學生接收，這是師訓不足的后果。不少年輕老師表示，教育課程沒有訓練老師靈活授課或思考，更遑論體驗式教育。而且，若然教育局的政策不配合，教育課程是不會有更多元化的訓練。

堅樂二的歐陽老師指出，教育的政策和配套多是從上而下推行：「例如STEM，是由教育局說要推動科研產業，教育大學才推出相關

所以，當教育局的實際政策還是以考試為審核學生的最終指標，根本無法落實小學全日制的指引。為了配合現行的考試制度，學校更會用「變態」的手法催谷學生，歐陽老師自言她原本任教的學校便是如此：「小三已經要作30多篇作文……我一坐回位置便機械手改簿，改好了也沒有時間跟學生檢討問題。舊校要求我不必理會學生是否明白，只管教完整課程，若考試前未能完成，試後活動便是補教剩下的單元。有很多間學校也是如此。」她指出，學校變成這樣，教育局需要負上很大責任，「它不停逼迫學校，TSA題目每年愈出愈深，出版商的補充練習便緊隨程度愈出愈深，結果學校為了成績，要求學生操練，做更多補充練習。」相比之下，她現在任教的堅樂二，校長講得最多的是：「不要教太多，最緊要他們明白。」

在競爭激烈的制度下，家長和學校的目光聚焦在孩子的學業成績上，更要贏在起跑線，以為愈早開始催谷成績愈好，卻看不見長遠發展所需要的並不是成績。蕭校長認為，如果以小學六年級的學業成績為終點線，其實很短視。六年級應該喜歡學習，對自己有信心，不怕表達，成績不是最大的着眼點：「考試着重記憶和背誦，但20年之後的社會，是否還需要這種能力？創造力和社交其實更重要，我有信心我們學校的學生與其他學校的學生比較，一定不會輸。」

亞斯理衛理小學林校長亦請香港家長反思，「當學校的教學重點和資源都放在學術上，要衡量到底損失了什麼？」他指出，香港在全球性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（PISA）的成績排名雖然高，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享受學習的指數卻偏低，同時，學生和家長的壓力不斷增加，「教育應該是終身學習，如果學生在

孩子媽媽站起來辦學 走出主流教育怪圈

「另類媽媽」陳碧華發現女兒到了小學二年級，連最喜歡的體育課也不願意上了，細問之下原來連體育課也要評估。別的母親屈從主流，但陳碧華說不，毅然與另一位媽媽共同創辦香港市區首間奉行另類教育法的小學。這學校採用華德福教育法只有單純一個動機：讓孩子在學校中身心健全地成長。

華德福教育法是上世紀初由奧地利科學家兼哲學家Rudolf Steiner創立的，於德國開始發展。這教育理念認為七歲前的幼兒是靠感官學習，所以不看書、不寫字，純粹玩，並要親近大自然。這種理念重視創造和想像力，強調藝術教育，透過音樂和畫畫等藝術課程讓孩子學習和發揮創意，及用大量故事貫申教學知識；理念也相信學習須有既定節奏，把課程安排為動靜交替，在動態的活動課後是靜態的課堂。

觸發陳碧華自行辦學，是因為女兒較早前在華德福幼稚園學習，她親自看到這套教育法和主流教育的天淵區別。當時全港唯一的華德福小學樹宏學校位處西貢，交通不便，所以當女兒升小學後，陳碧華改送她到功課較少的私校升讀。陳碧華形容自己是「懶媽媽」，不會催谷女兒的學業，但她不久發現就算在功課較少的私校，自己也要被迫「跟着遊戲規則」，難逃追趕成績的壓力，不得不把女兒送去補習：「因為身邊的家長全都這樣做，你又不想女兒落後於人。」後來，陳碧華無法忍受，於是找上女兒幼稚園同學的媽媽徐瑩，一同創辦位於市區的香島華德福小學。

全港首創華德福教育法的樹宏學校，其校長勞萬傑曾擔任拔萃男書院副校長。勞校長認為香港主流教育只在乎成績，雖然可以培訓出「優異的考試機器」，但令學生和家長因競爭而承受很大壓力。相比下，華德福小學到小六才有考試，功課少且富趣味，壓力自然大減。據勞校長觀察，華德福學校的學生較開朗，容易與人溝通，而傳統學校的學生因太大壓力，會更急躁，與人相處有保留，只顧競爭。他認為過分強調競爭的教育制度，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主因；相比下，華德福教育教人和諧、共

華德福教育主張動靜交替，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和想像力。



兩位媽媽拒絕屈從主流，共同創辦了本港市區行華德福教育的小學。

融，更能減少學童抑鬱和自殺。勞校長說：「若教育制度不再偏重成績、大學不單靠分數錄生，他有信心華德福教育能夠取代傳統教學模式，教育孩子如何做人。」

華德福教育在香港雖未普及，但兩間華德福學校的學位供不應求。勞校長說：「最難的是有一個家庭，夫妻月入三萬，竟願意減半收入，也要讓孩子入讀，更指將來弟妹時也要選擇華德福，可見他們對這套理念支持。」勞校長希望把華德福教育普及，但租金和老師薪酬昂貴，不能減收學費。

全球有逾2,660間華德福教育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，遍布70個國家，近十年在中國台灣也發展迅速。對比下，香港只得兩間小學，發展緩慢。勞校長解釋，發展最大困難是覓地辦學。教育局不定期推出空置校舍，但津校和國際學校申請，但華德福學校屬私校，只能自行租置地方作校舍，租金昂貴。此外，香港沒有訓練華德福老師的課程，必須從海外聘請經驗豐富的老師，而這涉及要給他們津貼，致使香港兩間華德福學校的學費每年逾十萬，非一般家庭能夠負擔。勞校長指出，當局曾私下表示認同此教育法的教學理念，但在既有規例下，難以提供政策支援。

當局若有意正視香港學童壓力過大，遠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，理應改革制度，為另類教育提供支援，以讓更多家長為孩子選擇，找尋真正有愉快學習的環境。